

# 一曲乡愁韵悠远

## 篇篇美文抒乡情

### 我的电影院

□徐红

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最近总是不经意地会回忆一些儿时的趣事,而这些趣事的场景,总也离不开那个曾经是涟水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涟水电影院”。

“涟水电影院”在北门闸北边一点,我的家就是电影院后面的村子,电影院一直是村上孩子们的“儿童乐园”。那时小城很少地方有楼梯,电影院外面那32个阶梯就是我们心中最高的地方,每到星期天的早上,一群孩子一字排开,在“首领”的一声号令下,大家一起往上跑,谁第一个到达,谁就可以帮助“首领”发号施令。这样的游戏,我们可以从早上一直玩到中午。

电影院门前有块很大的空

地,是留给看电影的人放自行车用的,这个也是我们村上孩子零花钱的重要来源,四面八方来看电影的人都会把车存在这儿,交性的建筑——“涟水电影院”。

“涟水电影院”在北门闸北边一点,我的家就是电影院后面的村子,电影院一直是村上孩子们的“儿童乐园”。那时小城很少地方有楼梯,电影院外面那32个阶梯就是我们心中最高的地方,每到星期天的早上,一群孩子一字排开,在“首领”的一声号令下,大家一起往上跑,谁第一个到达,谁就可以帮助“首领”发号施令。这样的游戏,我们可以从早上一直玩到中午。

电影院门前有块很大的空

看电影间隙,偷偷地用他们的自行车当教练车,我们村的孩子都是这么学骑自行车的。

电影院给我最多美好回忆的是能看很多的“霸王”电影。我们每天放学回家路过电影院的第一件事,是先看看海报,看有没有换新片,要是换新片了,就先想办法挤进去,看完电影再回家。电影院的检票员里有位胖胖的大叔,他经常会去我们村里打麻将,村里的孩子他都认识,只要轮到值班,我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地从门口直接进去,胖大叔就笑眯眯地对其他值班人员说:“都是后面徐庄的孩子,让他们去看吧。”但也有例外,有个特别

厉害的阿姨,每次都不让我们进,怎么说都不行,记得有次放《霹雳舞》,我们可喜欢看了,看了三四遍都不过瘾,周日下午,我们十几个孩子又结伴去看,正好是那个阿姨值班,怎么央求都不行,最后,我们中的一个小伙伴用手指着她大声说:“我们就进去,我们看电影就不买票,因为电影院是盖在我们村地上的,不给进就不行。”那阿姨当时懵懵的,认为好像是这个理儿。从此以后——一直到电影院拆了,我们村的孩子看电影从没买过票,偶尔还能带个把同学混进去。想想那个时候,我们这帮孩子也真是的淘气。

青砖青瓦的“涟水电影院”不知道还能有多少人记得?现在那个地上已经有了个非常洋气的名字——“深圳大厦”;电影院后面的小村也整体拆迁了,变成了“中联一城”;当初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有的已经做了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自己的孙辈们讲述曾经在电影院看“霸王”电影的故事;有的小伙伴去了大城市定居,当他们回到大涟水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起那个曾充满欢乐和童趣的电影院。

每次路过深圳大厦,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脑海中会浮现当年“涟水电影院”的影子,仿佛又回到了儿时。



徐红,别名紫水仙,淮安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涟水知名网友,爱好文学,闲暇时喜欢写一些心情文字,常有散文随笔见诸报端。现供职于《涟水日报》新媒体部。

### 远去的石磨声

□大生哥

在乡下厨屋的南墙边,有一片石磨静静地躺在那儿,那是上年我从南方回家,整理大场时在荒芜的枯藤杂草下发现的。但只有一片了,另一片不知所踪。拂去它身上的腐叶和泥沙,把它小心搬放在厨屋南墙边的空地上,我静静凝视着它,仿佛一下子穿越到多少年前。

我不知道我家的石磨是哪一年的,总之比我年长多了,在我刚刚记事时,就看到它常年坚守在老厨房的西墙边。

我家的老厨屋门朝西,两间,中间用三角形的木架架起,南间支了两口草锅,北间一张木架床,奶奶睡的。记忆中老厨屋破旧得不行,房子上缮的草都成了泥饼似的,没有一点毛茸茸的样子,土墙下面的根基也深度腐蚀了,我怀疑可能是祖爷爷建的,那就是大清朝了,那么石磨有可能也是大清朝的了。

从前没有机械粉碎谷粒,只能用石碾磨盘来加工。石碾我家南边的空地上就有一个,但从我记事起就没看到有人用过,后来有一年生产队用两条大水牛加上黑压压的人把它滚着拉到一个水渠上,建了一个石板桥。石磨基本上家家都有,每到清晨或傍晚,满庄子就会吱吱呀呀地响起来。石磨家乡话叫“拐磨”,“拐磨”时一个人是很难操作的,因为青壮劳力都上工去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没那么大力气一个人去“盘磨”,所以有童谣这样子传唱:拐磨拐,请舅妈,舅妈没在家,请大舅妈,大舅妈上家后摘丝瓜,看见一条蛇,一吓仰八叉。

奶奶是家里的“炊事班长”,一日三餐都是她在操作,所以“拐磨”成了奶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常规工作。记得那时,大姐是被奶奶喊去“拐磨”最多的孩子,我们家石

磨的磨单是用一根绳索吊在横梁上的,我那时很小,人还没有磨单高,但觉得“拐磨”很好玩,经常闹着把住磨单,跟着前后跑。后来稍大些,也能帮着大姐并排“拐磨”了,奶奶在前面一手掌着磨单头,一手还要不失时机地将谷粒喂进磨眼——这确实是个技术活。记得那时“拐”得最多的是棒头(玉米),如果是干棒头还好,“拐”出来的粉可以用箩筐将棒头皮萝出来,煮的棒头粥还可口些;假如是嫩棒头“拐”的稀糊下的粥,甜吊吊满口的棒头皮,实在让人难以下咽。

那时的“拐磨”一年到头都不会闲着,磨麦粉,磨豆腐,磨山芋粉,磨干的稀的……总之似乎没有它不能磨的,磨损也就非常厉害,糟轮很快会被磨平,需要请“锻磨”师傅来锻,“锻磨”师傅一般都是石匠,专门“锻磨”的比较少。刚“锻”过的“拐磨”沟深齿锋,拐起来很费劲,但谷粒磨得会特别细碎。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每个村都有了粮食加工房,五谷杂粮基本都是机械加工了,我家的“拐磨”长期处于“失业”状况,但还是摆放在厨屋的老地方,偶尔想吃豆瓣粥或过年做豆腐还能用上。那年我家重建堂屋,有天晚上忽然厨屋失火,大火将可能是大清朝的厨屋整个烧掉,“拐磨”也被埋在烟尘尘土中了。

我不知道这一片石磨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枯藤杂草中,那一片呢?看着石磨我不由得就想起了离开多年的奶奶,想起艰苦岁月里“拐磨”带给全家老少的希望,想起在“拐磨”声中流淌出的豆浆汁和棒头香……那纯正的味道和劲道,还有那滚烫的亲情和乡情,至今让我不能忘怀。

哦,那远去的石磨声!

只有离开家乡的时候,眷恋之情才会油然而生。再回家乡,那种对家乡的关注与热爱是未曾离开或离开未回者无法感受和体会的。

2007年,我因工作需要到外乡工作,2015年后,又因机构改革回到老家所在乡镇——黄营乡上班。原本北集办事处于2010年与黄营乡合并,办公地点设在黄营。乡镇合并时,有人担心,办公地点不设在北集,街道建设等各方面会被轻视或放弃,在投资上难免存在厚“薄”“北”。果真如此?我曾观察、思考与总结。到北集看一看、回老家走一走,发现这种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不知几何时,北集街东头的深水塘不见了,开发建起了一大排新式楼房,与西侧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式两层商住楼形成鲜明对比,小城镇模型初显。每到逢集,赶集的人群依然如故地从四面八方拥来,人山人海,形成一幅新时代的“清明上河图”。生意火爆的还要数

### 北集之变

□严胜

回民的牛羊摊位,熟肉特有的香味吸引着许多汉民争相购买。农家制作的干张、豆腐等北集地方特产依然保持本色的味道,成为农村家常菜首选。北集街道没有因乡镇合并变得萧条,反而变得更加繁荣。

北集街道的水泥路面因年久变得坑坑洼洼,积水严重。冬天结冰,更是存在安全隐患。黄营乡党委、政府急群众所急,于2016年春投入资金,重新铺设街道路面。让群众感动的是,乡里还率先将北集街道的路灯架起来。从西头的供电所一直到东头的敬老院,近百盏太阳能路灯晚上准时亮起。街道两侧的路灯亮了,夜色更加迷人。有散步的、有跳广场舞的,一派和谐景象。

万北路与皂角河一侧的涟南洋路之间仅有两条狭窄的泥土路,三个简易摆渡点,何时铺路架桥成为北集两万多人的梦想。谁也想不到,这一梦想在乡镇合并后实现了,2015年春,乡投入资金,实施

成北路东延工程,建成七米宽平坦的水泥路,与涟南洋路贯通。严港村境内,村民自发筹资铺路新建架桥。2017年,沈荡与南洋、杨桂村之间的泥土路全部铺成了水泥路。群众到乡政府办事,随便走大路,还是绕村道,都畅通无阻。村民说,如果没有乡镇合并,这些农村土路不知要走到何时?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两乡合并之后乡党委、政府带来的实惠。

朱桥村的变化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在各级政府部门关怀下,该村建起了牛舍和牧羊场,解决了因牛羊养殖、屠宰带来的环境污染难题。村中心路扩宽了,路灯亮了,两侧栽上了绿化树。一帆河上建起了大桥,与大东镇瓦滩村相连。回民路改建成七米宽的沥青路,与万北路、327省道相连,实现南北贯通。

一位乡主要领导说得好,作为合并乡镇,主政者必须有长远眼光,就是要合并先合心,同奔小康路。



严胜,男,1970年9月出生,涟水县黄营乡人,现就职于黄营乡党政办。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本县北集、南集、徐集、县有线台、黄营等单位从事新闻报道、有线电视发展等工作。近年来,在干好本职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消息、特写、通讯、评论等各类稿件一百余篇,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2017年被涟水县新闻中心、涟水日报社评为“十佳优秀通讯员”。

### 把家乡寄过去

□郑志玲

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我问他怎么都寄这些家乡特产?他说:“老岳母随着两个儿子在深圳居住。人过七十不留外,今年她已八十高龄了,更不容易回来了。尽管俩兄弟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菜给她吃,可她就想吃家里的东西。”

进入三伏,老伯已经好长时间没来寄快递了。吃过晚饭,我和老婆正念叨这事,老伯来了,他没进门就说:“这次真难为了我,这大热天哪来的萝卜干?”我忙问怎么回事?

“人越老越恋家,本来说好今年暑假无论如何也要回来的,没想到……”老人叹了口气,擦了下眼角溢出的泪水,“老人家这次动了大手术,吃啥都没胃口,就想吃家里的玉米粥,加一盘萝卜干。新玉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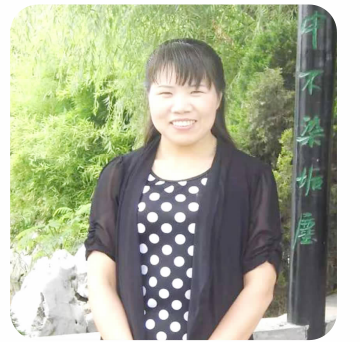
我忙好了,可是这萝卜干却找不到啊!”

“安萝卜干?”我记得听母亲说过家里好像留了一点。我赶紧打电话,还真有。

我带着老伯过去,母亲把家里的萝卜干都拿出来,又把晒干的黄花菜、冬瓜片、红枣干、豌豆面都拿了一些。老伯怎么也不肯要。母亲说:“多寄点,吃在嘴里,家就在心里了。只可惜,唉!若能把家乡寄过去就好了。”

“是啊,家乡是我们的根。不管在哪,根在,家就在,亲情就在。太谢谢你们了。”老伯连连道谢。

“不客气,我给您加急快递,保证老人家能尽快吃到我们涟水的安萝卜干。”



郑志玲,笔名紫凝,郑梁梅中学老师。江苏省作协会员,淮安市作协会员,中华精短文学学会签约作家,《当月刊》签约作者,《花雨小说网》长期签约作家,《作品》最佳签约评论员。著有长篇小说《侠侣情仇》《子午鸳鸯锁》《豪门私生女》《活出精彩》,中篇《等你回来》,散文集《梦里听雨》等。



徐文生,笔名大生哥,涟水县五港镇人,现供职涟水日报社,编辑。中国微篇小说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闪小说协会会员。曾获得2015年中国闪小说新锐作家奖。2007年起开始发表文章,作品散见于中外报刊杂志。



“难忘乡情乡愁”

主题征文获奖作品选登